



## 带着书本去旅游

——读书与旅游的奇妙邂逅

在我心中,读书与旅游是相辅相成的。我爱读书,更爱旅游。每每旅行,我都会带上一本书,一本小说,或者一本散文,体会着读书带来的快乐,感受着游玩带来的情趣。书和旅游,仿佛是我生命中的两个坐标,一个让我在文字间穿行,一个让我在现实中翱翔。

读书,是一种沉静的力量。它让我在文字的世界里,穿越时空,去往那些我向往的地方。我曾在小说中跟随主人公漫步于巴黎圣母院,感受着那一段久远的历史;也曾散文中游赏着秀美的山川,领略大自然的壮丽与恢宏。读书,让我在静止的现实中,找到了流转的时光,找到了远方的风景。

旅游,是一种生动的体验。我踏足每一片土地,感受着每一处风土人情,听闻着那些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,观赏着那些优美迷人的风景。我曾山间仰望那傲视苍空的雄鹰,感受到一种坚韧与自由;也曾海边漫步,感受那无尽的海岸线,领略大自然的奇妙与壮丽。旅游,让我在流转的时光中,找到了现实的鲜活,找到了生活的色彩。

带着书本去旅游,是我对于这种热爱的一种诠释。每当我踏上旅途,我都会带上心爱的书,让书中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相互交织。在书的世界中,我穿越时空,去往那些我向往的地方;在现实的世界中,我亲身踏足每一片土地,感受着每一处风土人情。这种读书与旅游的交融,让我在每一次旅行中,都能找到新的启示,找到新的感动。

在书中,我领略到了那些久远的历史,感受到了那些深沉的文化。我曾读过马可·波罗的《东方见闻录》,他对于东方世界的描述让我对于远东充满了神往;我曾读过贾平凹的《自在独行》,仿佛跟随他走过了山山水水,领略着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;我也曾读过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,对自然的热爱让我对亲近自然的生活充满了向往。这些书,让我在文字间穿行,找到了我内心的渴望,找到了我生活的方向。

有一次,我在旅行中遇到了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。他告诉我,自己年轻时也曾像我这般充满热情和梦想,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,他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的新鲜感和热情。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,我突然想起了贾平凹在游记中写到的几句话:“人生就像一场旅行,重要的不是目的地,而是沿途的风景和自己的心情。”我把这句话告诉了老人,他沉默了许久,最后告诉我:“这句话让我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。”

我向往着去法国的普罗旺斯,亲身感受那紫色的薰衣草田,那种浪漫与梦幻一定会让人流连忘返;我也曾幻想着去意大利的罗马,感受那古罗马帝国的辉煌,那种历史与文化的厚重也一定会让人震撼不已。如果真能去外国旅游一番,就一定会让人找到生活的热情,找到内心的宁静。

带着书本去旅行,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。它让我在读书与旅游之间找到了平衡,找到了生活的乐趣。书中的世界让我向往远方,旅游的世界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读书与旅游的交融,让我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启示,找到了新的感动。

我爱读书,更爱旅游。读书让我在文字间穿行,旅游让我在现实中翱翔。带着书本去旅行,是我对于这种热爱的最好诠释。在书中,我找到了远方;在旅游中,我找到了生活。带着书本去旅行,让我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启示,找到了新的感动。这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,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。我相信,只要我们愿意,每次旅行都可以成为我们读书和成长的机会。带着书本去旅行,让我在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,找到了生活的美好。



## 一棵朴树的夏天

楼下有一棵朴树,枝繁叶茂、高大粗壮,多年来,它一直默默地为行人遮阴、为河堤挡风。坐在办公室里,一推开窗,我就能看见它。每天上班下班,我都会从它身旁经过。

还没立夏,它就被指指点点了。树杈底下,密密麻麻的黏液向四周铺展开来,面积有好几张八仙桌那么大。骑车的小伙子,一滑,摔倒了。步履蹒跚的老太太,拐杖握得挺紧,还是一滑,也摔倒了。人们愤怒地抬起头,朝树枝和树叶骂骂咧咧,个个喊道:“什么破树?”朴树看着枝叶上爬满的蚜虫,一脸委屈。这些蚜虫,体型极小,只有针头那么小,它们成天啃食朴树的嫩枝和幼叶,吃饱喝足后,还分泌出这害人的黏液。

一旦入夏,知了就登场了。朴树的性子很温和,它可以忍受粉尘和尾气,忍受二氧化硫和刺鼻的氯气,却无法苟同知了的叫声。知了一大早就开鸣了,至深夜还不停歇。它们的叫声,不同天气不一样,交配前后不一样,遇到惊吓时更不一样。朴树对知了的反感,除了这喋喋不休,还有那无止境的榨取。知了的嘴又细又长,像一根锋利的硬管子,它要是口渴了或饥饿了,就会将嘴插入树干,不断地吮吸汁液。最可恨的是,知了还能将蚂蚁、苍蝇、甲虫一块招引过来,以组团的形式疯狂消耗朴树。

今年夏天,雨水特别多。全是暴雨,一下一整夜。朴树长在洼处,附近的降水都来欺负它。浅则没踝,深则过膝,快一个月了,朴树的根成天浸在水里。它搬不了家,也挪不了步子,只能盯着几米外的高敞地一阵阵发呆。

跟雨水结伴而来的,还有杂草、塑料、纸盒,它们汇聚在朴树的周围,像一群避难的孩子。朴树无法弯腰,无法直接拥抱大家,它唯一能做的,便是拿自己的身体去阻挡激流。

月光盈盈的夏夜,将近凌晨了,朴树还没有睡意。它仍在拼命地生长,它要赶在秋天到来之前攒够饱满的果子,它要用这些果子去播种新的希望。

与朴树肩并肩站着,我的影子和它的影子一起在河面上闪烁。那一闪一闪的,是岁月的皱纹,是中年的坚忍,是我和朴树共同期待的明天。



哲理小簿

## 路边的棋摊

蔡华先

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,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。下棋便是老年人喜欢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,也是许多上班族喜欢的周末生活方式。

虽说有棋牌室,但很多老年人更喜欢一种返璞归真的下棋方式,在路边摆棋摊。一年四季,除非是大雪飘飞的寒冬,其他几个季节,几乎都能在路边看到棋摊。

路边的棋摊,其实很简单。一张四条腿的矮方桌,上面放上棋盘,或者直接在小方桌上画好棋盘,四周再放上几个小马扎,厮杀的战场就准备好了。只不过随季节的不同,棋摊的摆放位置有所不同而已。夏天的棋摊,多在阴凉之处,春秋季节的棋摊,多在向阳背风之处。

有喜欢下棋的人,自然也有喜欢看棋的人。每一个棋摊都少不了热心的观众。

“观棋不语真君子,落子无悔大丈夫。”下棋有下棋的规则,看棋也有看棋的规矩,这样才能各得其乐。

在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上,有一处修车摊,修车摊的旁边,常年摆着棋摊。修车人忙着修车,棋摊上则经常有三五个人下棋、看棋。我来去匆匆,无暇驻足观战。我每天晚上散步的时候,也经常路过另一个棋摊,摆在一处楼房的山墙旁,有树荫又背风,着实是一处好地方。我散步经过这里的时候,有时也会停下来,看上一会儿。

下棋的人并不固定,经常有新面孔。看棋之人也是如此。看过几次,发现这里很是遵守落子无悔的规则,很少有悔棋的时候,但观棋之人却未必是观棋不语,有时下棋之人,与观棋之人还会互相讨论一下,而对手也并不在意。

棋盘上,红棋与黑棋杀的是难解难分,下棋之人也是费尽思量,每一步棋怎么走,常常是处在举棋不定的两难之中。

这时候,观棋之人中难免有心怀绝技者,早已是成竹在胸。面对犹豫不决的下棋人,已是急不可耐,实在忍不住的时候,该出手时便出手,拿起人家的棋子,帮忙走上几步;或者是指点一番,这一步会导致什么结果另一步又会如何,说得一清二楚,说得下棋人连连点头,而对手也并不在意。

如果无人指点,举棋不定之人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忌讳,时常一手拿棋子,一边朝向观棋者问一句:咋办?



街谈物语

林春山

## 满园葵花向阳开

花骨朵一天天丰满着,正如婴儿在不知不觉中长大。突然一天早上,花骨朵迎着朝阳打开苞蕾,露出了甜甜的笑脸。那抹黄澄澄的羞涩傲立于粗壮挺拔的杆头,拥抱着明媚的阳光,撒娇于广袤的天地之间。妈妈忘情地手舞足蹈起来,整日整日地看着它,眼中不时有亮晶晶的液体滚落。

从此,窗外的这排向日葵成了妈妈美好的精神寄托和深深的感情寄予。看着它们每天跟随太阳自东向西情地移动,妈妈觉得很好奇,心情也随之愉悦起来。阴雨天时,虽然看不见太阳,但它们似乎有心灵感应,依然默契地转动着身体。当葵花昂首天空时,时钟正好指向正午十二点,它无疑成了有灵魂的时钟。

向日葵开花的时候,我时常发现妈妈一会儿天真烂漫地手舞足蹈,一会儿郁郁寡欢地泪流满面,一会儿又看着我欲言又止。那个时候的我,读不懂妈妈阴晴变幻的表情。

向日葵开花,没有满园的芬芳,却引来辛勤的蜜蜂,嗡嗡嗡嗡的声音仿佛一曲婉转的乐音悠悠地从远古传来。小小的蜜蜂灵动了病床上妈妈单调的生活,灵动了朝气蓬勃的葵花,灵动了我家的小院,灵动了那个贫穷的年代。小院向日葵吸引了左邻右舍,吸引了全村人的光顾。前来看向日葵花开的村人络绎不绝,因为在那个年代里,看花开近乎奢侈。一波波看花儿的人们,个个笑逐颜开,妈妈也幸福地一会儿笑,又一会儿哭,那是开心的笑容,幸福的泪水,向日葵花成了妈妈幸福的载体和开心的源泉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向日葵花,陪伴着妈妈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被病痛折磨的日子。

太阳落山后,向日葵的花盘会停留在太阳落山的方向,静静地等待第二天的日出。不管在什么样的天气下,它都会始终如一地随着太阳移动的规律和频率而转动,正如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,始终坚守本心、不被外界因素所干扰,体现出了一种高度的信念感。

后来,妈妈走了,走在那个向日葵盛开的季节里。从此,我再也没有种植向日葵,我怕触景生情,却又希望能时时看到向日葵,就好像又看到了妈妈的笑脸。向日葵开花的情景如影随形,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

## 不学飞蛾扑火

1975年,我被招工到国营滑石矿,当了一名井口搬运工。上班时,穿上蓝色工作服,戴上安全帽,站在井口,等罐笼上来了,将满满一车滑石拉出来,再把一辆空车推进去,关挡门,按铃。旁边小屋里的卷扬机工听见铃声后一番操作,罐笼又咣咣咣咣下井了。

井口通常安排两个人,一人一车,来回倒。和我搭档的小林不愿干这活儿,闹着调工种,他想去修配车间。原因是一个月前,井口出了灾祸。有一个井口工低头推着空车来到井边,而挡板没有拉下来,轨道光滑,矿车轻便,他又低头推得起劲,到了井口来不及刹车,借着惯性,矿车带着他掉进了四百米的深井,摔了个粉身碎骨。

小林害怕了,便烦弃了这份工作。

晚上六点到凌晨两点的夜班,小林总是一幅萎靡不振的样子。眼皮耷拉着,显得很疲劳。我常常提醒他,把上来的矿车推出后,一定要拉下挡板。他点头应答。我并不放心,总是仔细看着他拉下了挡板没有。

空旷的大山,只井口有一盏照明灯。如果你离开井口去旁边方便,眼睛一时适应不了黑暗,而天空又没有星星,便会感觉周围黑黢黢的巨大阴影向你压过来,刹那间毛孔都会竖起来,只好赶紧方便完跑回来。白天刚下过一场大雨,四周弥漫着热气潮湿的味道,不见一丝儿风。

晚上十点,井下也开始休息了。我们要把井下的晚餐放在卷扬机室的电炉上烤热。井下工一人一个肉包子,那包子馅全是肥肉,放了一点儿葱末。队长吩咐我们细心点儿,最好把每个肉包子的皮烤成黄色,让里面的肥油渗出来,把包子皮浸润了,这样吃起来既脆又香。烤着包子,闻着肉香,脑子也不困了。卷扬机工小崔使劲吮吸鼻子,小林跑进来,弯腰低头,把鼻子放在烤好的包子上,念叨着:“真香!为什么咱没有晚餐?”

小林直起腰说:“原来这是卖命的包子呀!”

小林白了他一眼:“你个臭嘴。”小崔的爸爸当了几十年的掘进工了,家人整天提心吊胆的。

烤好晚餐,放进吊车里送下去,就算完成了任务。

忽然,几只胖胖的柞木飞蛾扑到灯上,又落下来,然后又飞起来,再次往灯上撞,直到摔在地上。我赶快捉住它,掐断它的翅膀。仔细一看,肚子很肥。我说:“赶快多捉一些。”

刚下过一场雨,晚上飞蛾特别多,它们前仆后继地往灯上撞,正好成了我们的俘虏。

小林可怜这些飞蛾,说“放了它们吧!”

我说:“你放了它们,它们还往灯上飞,直到撞昏。”

“噻,它们咋那么蠢呀!”

我说:“这叫前仆后继,为了光明。”

不到半个小时,我们捉了一堆飞蛾,足有一斤。

我们把它们放在水里洗了洗,晾干,在电炉子上抹点花生油,将飞蛾摆放上去。一会儿,一股香味儿弥漫了小屋。

看着焦黄的飞蛾,我说:“行了,我们也加餐。”

小林说:“敢吃吗?没有毒?”

我拿一个,塞进嘴里,嚼了嚼,真香,比肉包子强多了。

我说:“这可是少有的蛋白质。”我接连吃了几个,特意露出饕餮模样。

小林也赶紧吃了一个,品了品,捣蒜似的点头:“真的,这么好吃呀!”

我对小崔说:“吃呀!”

小崔看了看,伸出手捏了一个,慢慢放进嘴里品味。品味了几分钟,一把抓了十几个说:“我留几个,回家给老爸吃。”

第二天,我问当地一个老农:“飞蛾怎么多了?”

老农说:“天热了,又下过一场雨。满山的柞树叶子包裹的蚕茧,正是出蛾时辰。一到夜晚,它们没命地向亮光飞去。你们有福咯。”

“这飞蛾好吃吗?”

“好吃,营养高蛋白,比鸡蛋都好。”

从那天夜班开始,小林再也不要求调工种了。他说:“不做呆头愣脑的飞蛾,加强安全意识,好好干!”

### 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书评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

本报已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发放稿费,作者投稿时请在文末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。

投稿邮箱:ytrbzk@126.com